



羽化的天鹅

张小娴最新作品集

那年的梦想 他以为性爱的欢愉是唯一的救赎，原来，真正的救赎只有爱情。

蝴蝶过期居留 你相信有永远的爱吗？我相信。为什么？相信的话，比较幸福。

魔法蛋糕店 蛋糕总是让人想到快乐。伤心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想到要吃蛋糕。爱情不也是这样吗？开始的时候，总是甜蜜的。以后，就有了厌倦、习惯、背弃、寂寞，绝望和冷笑。

我们都是丑小鸭 所有的初恋都是丑小鸭，我们会怀念当时的脆弱和寒怆，后来的爱情，是羽化了的天鹅。

张小娴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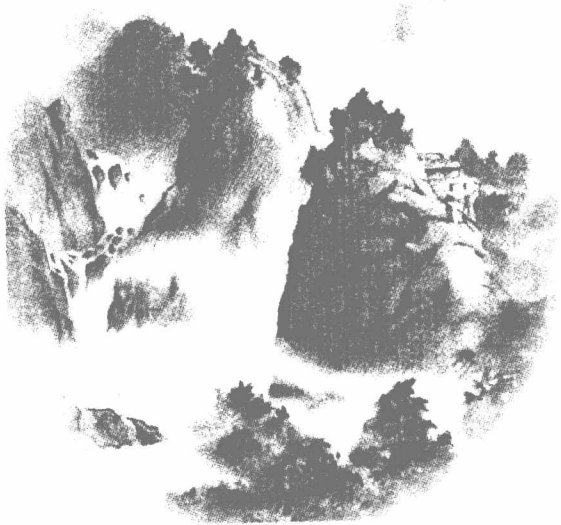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小娴最新作品集

· 羽化的天鹅 ·

南海出版公司

第一部 那年的梦想



THE
RECORD

1910

1

凌晨时分，夏心桔在电台直播室里主持 Channel A。这几天以来，她觉得特别的伤感。每个人生命中都会有这些时刻吧？连带今晚的月光也带着几分清冷。

“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回到过去，你会回到哪一年？”

今天晚上，她想和听众玩一个心理测验。离家的时候，她随手把一本很久以前买的心理测验扔进皮包里。现在，她翻开其中一页，看到这个问题。

“二十四岁。”她回答自己。

回到人生某个时刻，是因为当时有放不下的东西。

二十四岁的时候，她刚刚从大学毕业了两年。那一年，她和孟承熙热恋。她在电台当实习生，薪水微薄，仅仅足够养活自己。孟承熙在一家建筑师行里当助手，收入也比她好不了多少。她的青梅竹马好朋友孙怀真也正在谈恋爱。那个男人名叫邱清智，在机场的控制塔工作。四个年轻人刚刚开始在社会上奋斗。

是她向孙怀真提议四个人搬出来一起住的。这样既可以和男朋友住在一起，也可以四个人分担租金。做美术设计的孙怀真，爱下厨，做的菜好吃，又很会打理家务。这么一位室友，最适合怕下厨和怕做家务的她。四个人就这样说好了。

她和孙怀真在九龙太子道找到一所五百多尺的小房子。这所房子有二十二年的历史了，虽然老了一点，但是，附近的环境很清静。除了一个客厅和两个房间之外，还有个平台。四个人可以坐在

平台上吃早餐。只有两个人的话,绝对负担不起这种好地方。

搬家的那天很热闹。孙怀真选了对着山那边的房间。她选了可以望到街上的房间。对着山的话,到了晚上,看出去便像黑夜的海那么漆黑。她喜欢看到夜街上的灯和对面的房子的光。

邱清智带来了一支吉他,原来他念书时曾经有好几年在乐器行里教授吉他来帮补学费。那天晚上,他们搬家忙了一整天,地上的箱子还没有收拾。邱清智弹起吉他来,他们四个人就在那里一起唱歌。她靠着孟承熙,孙怀真靠着邱清智,唱的是《That's What Friends Are For》。

四个人都在家的日子,孙怀真和孟承熙会负责下厨。孟承熙也爱做菜,他做的鸭肉汤面,吃得他们三个人如痴如醉。每次做这个面,他要用新鲜的鸭,面条要用新鲜的阔面。那一锅煮面的汤也不能掉以轻心,必须用鸭骨和好几种材料熬上半天。每当孟承熙在厨房里专心一意地做这个面的时候,她便好想吻他。男人下厨为心爱的女人烹调食物,举手投足,有如君临天下,控制全局。他搓揉食物的一双巧手却又温柔而感性,那是他最性感的时候。

夏心桔和邱清智每一次也只能负责洗碗。他们两个不会做菜,只会吃。洗碗的时候,邱清智爱把长柄的锅当作吉他。他一边弹着满是肥皂泡的吉他一边唱歌,她在旁边和唱。没有柄的锅是她的鼓。

那个时候,夏心桔跟孙怀真约定了,将来他们有了钱,可以买房子,也要买两座相连的房子,毗邻而居。

孙怀真嚷着说:“好的!好的!到时候还可以吃到孟承熙做的鸭肉汤面。”

“我也可以和邱清智一起洗碗!他喜欢洗碗,洗的又快又干。”

我只需要站在旁边用布把碗抹干。”夏心桔说。

然而，这样一个美好的梦并没有实现。

一天晚上，夏心桔下班回家，看到邱清智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客厅里。

她亮了灯，看到他的脸是惨白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开灯？怀真呢？”

“她走了。”悲凉的震颤。

“走了？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她把自己的东西都带走了。”

夏心桔呆了：“为什么会这样？承熙呢？承熙也许知道她去了哪里。他不在家吗？”

“他也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”夏心桔觉得难以置信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问。

“我去你的房间看过了。”

她走进房间，打开衣柜和抽屉，发现孟承熙把所有衣服和证件带走了。

“他们两个一起逃走了！”邱清智站在门槛，惨然地说。

夏心桔整个人在发抖，她的双脚变虚弱了，虚弱得几乎承受不起她身体的重量。她直挺挺的坐在床边。孟承熙为什么会不辞而别呢？她今天下午出去上班的时候，他还吻过她。那时候，孙怀真在平台上晒衣服。她跟孙怀真说再见，孙怀真的那一声再见，她倒是听得不太清楚。孟承熙即使要走，也不可能和孙怀真一起走。

“枕头上有一封信。”邱清智说。

她心头一紧，转头望，才发现那里有一个天蓝色的信封，信封上写着她的

名字,是孙怀真的笔迹。

“我可以看吗?”邱清智问。

夏心桔打开信封,信是孙怀真写的。

阿桔:

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。

为了一个男人,我同时出卖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和男朋友。可是,爱一个人的时候,是没有理智可言的,也只能对其他人无情。

我向来是个不顾一切的人,但是,这一次,我是考虑了一段很漫长的日子。那段日子太漫长了,你不会知道有多痛苦。曾经有无数次,我和孟承熙好想把我们事情向你们坦白,但我们真的没有勇气说出来。

爱一个人,也许是没有原因的。两年前为什么会爱上邱清智,我也记不起来了。然而,我爱孟承熙,却有许多原因。我们太相似了。当你和邱清智都上班了,家中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,那是最甜美的时光。我们可以天南地北的谈个没完没了。我们会分享大家的食谱,分享大家喜欢的画家。当你们回家的时候,我们的甜美时光也要终结。然后,大家怀着内疚继续伪装下去。每一次,我也埋怨上帝为什么不让我比你早一点遇上他。那么,我和你仍然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,将来有钱买了房子之后,也还可以毗邻而居。

我曾经尝试离开他,但我办不到。他也许不是你一辈子的选择,却是我这一辈子遇过最好的。我曾经有一个很傻的想法。我想,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四个人一起呢?这个想法太荒唐了吧?我不想失去你。可是,我和孟承熙也做不到。我们都开始妒忌对方的另一半了。

我不知道怎样去恳求你的谅解。我们选择了离开，离开这里，离开香港，去一个不会碰到你和邱清智，也不会碰到我们的朋友的地方。那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。

怀真

“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的？”她问邱清智。

邱清智沮丧地摇了摇头。

“那你刚刚怎知道他们是一起走的？”

“是在我发现怀真不见了的那一刻才想到的。”

“她有没有信给你？”

“没有，也许她并没有觉得对不起我。”

“你猜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我想知道。”

“你猜他们在哪一张床上做爱？是我这一张，还是你那一张？”

“我不想猜。”邱清智痛苦地抱着头。

“我猜是在你那张床，因为孙怀真喜欢看着山。”然后，她又说：“孙怀真一定是在孟承熙做鸭肉汤面的时候看上他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那个时候最性感。”震颤的声音。

“我不觉得。”

“他什么都比你好！”她骄傲地说。

“我不同意！”他不屑地说。

“若不是他什么都比你 good，你女朋友为什么会把他拐走！”她向邱清智咆哮。

“那是因为怀真什么都比你好！”邱清智冷冷的说。

“是你女朋友抢走我男朋友！”夏心桔哇啦哇啦的哭起来。

“是你男朋友抢走我的女朋友！多么无耻！”邱清智愤怒的说。

“真是无耻！趁着我们两个不在家的时候偷情！”她一边哭一边附和邱清智。

邱清智的眼睛也湿了。

被背叛的两个人，相拥着痛哭。

夏心桔失去的不单单是一个男人，还有一个相交十五年的好朋友。孙怀真的信写得那样冠冕堂皇，仿佛她才是受害人。她抢走了挚友的男朋友，然后又把自己的爱情说得那样无奈、委屈而又伟大，她凭什么说孟承熙不会是夏心桔一辈子的选择呢？她太低估她对这个男人的爱了。

她太后悔了，是她邀请孙怀真和他们一起住的。这两个人骗了她多久？她深深爱着的这个男人，每天晚上想念着的却是隔壁房间的另一一个女人。

她记起来了。四个人同住的日子，当两个男人出去了，她和孙怀真有时会靠在平台的椅子上晒太阳。那个时候，她们会分享彼此的性生活，那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私密时光，男人是不会知道的。

她告诉孙怀真，孟承熙喜欢舔她的肚脐。

“不痒的吗？”

“感觉很舒服的呢！”她说。

“我也要叫邱清智舔我的肚脐。”孙怀真说。

“他没有舔你的肚脐吗？”

“他是还没断奶的，最喜欢吮吸我的奶子。”

“男人为什么都喜欢这个？我觉得他们那个模样好可怜啊！总是像吃不饱的，口里衔着不肯放开。”

她们两个脸也不红，噗嗤噗嗤的笑。

从某天开始，孙怀真对这方面的分享变得愈来愈沉默了。很多时候，她只是在听，没有再提起她和邱清智在床上的事。愚蠢的夏心桔，当时还以为那是邱清智在床上的表现乏善足陈，没她那个孟承熙那么会做爱。

一天，她们两个又靠在平台的椅子上晒太阳。她告诉孙怀真，她很喜欢孟承熙每次做爱之后抱着她睡。

“他从后面抱着我，我们弓着身子，像一只匙羹那样。那种感觉很温馨。我太爱他了！”

孙怀真的脸色忽然变得惨白，她当时还以为她身体不舒服，现在她明白了，那个时候，孙怀真已经和孟承熙睡过了，开始妒忌了。

她恨透这两个人。

现在，这所房子里只剩下另外两个人。他们同病相怜，没有谁比对方更了解自己，那两个会做菜的走了，剩下两个会洗碗不会做菜的人，这也许可以说是另一种匹配吧。

孙怀真和孟承熙才走了几天，夏心桔和邱清智上床了。他们都太伤心，太需要慰藉；能够慰藉对方的，也只有彼此了。这种感情，几乎不需要说出口，不需要追求和等待，也不会患得患失。两个被所爱的人背叛的人，为对方舔伤口，肉体上的，心灵上的。夏心桔要邱清智为她舔肚脐，那一刻，她会闭上眼睛，幻想他是孟承熙。当孟承熙在舔孙怀真的肚脐时，邱清智也在吮吸她的奶子。他像一头饥饿迷路的小羊，终于找到了母亲的乳房，便怎样也不肯再放开口。他们流着汗，也流着泪，激烈地做爱，他们潜进彼此的身体里，躲在那个脆弱的壳里，暂且忘却被出卖的忧伤和痛苦，身体抚慰身

体。然后，她抱着他，两个人化成一只匙羹，再也分不开。

他们是情人，也是情敌的情人。他们互相扶持，互相怜悯，也许还互相埋怨。谁能理解这种感情呢？这是爱吗？她当天和邱清智一起，是为了报复孙怀真和孟承熙。邱清智也不过如此吧？然而，这种日子可以过多久？再不分开的话，她怕自己再也和他分不开了。然后，有一天，他们会互相仇恨。他们太知道了，他们只是无可奈何地共度一生。

她离开了邱清智。他没有问原因，甚至没有挽留。两个受伤的身体，一旦复原了，也是告别的时候。那样，他们才能够有新的生活，不用面对从前的自己。

她搬回去和妹妹夏桑菊一起住，邱清智也搬离了那所房子。他们好像很有默契的，不相往来。唯其如此，两个人才可以重生。

一天，一个朋友告诉她，他在东京新宿附近见到孟承熙和孙怀真。他们好像在那一带工作。

他们说要离开香港，就是去了日本吗？他们两个在那里干什么？

那天晚上，当她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夏桑菊还没有睡。她问夏桑

菊：

“我应该去找他吗？”

“你自己一个人去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是和邱清智一起去吗？”

“为什么要和他一起去？”

“你也应该通知他呀！你们是一同被背叛的。”

“不，我们又不是去捉奸。”她笑笑。

“为什么要去？你还爱他吗？”

“我恨他。”

“那就是还爱着他了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”夏桑菊说。

夏桑菊刚刚和男朋友李一愚分手了，她想不到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。暂时离开这里陪姐姐去寻找当年不告而别的旧情人，然后，两个人互相慰藉。或许，也是疗伤的一种方法。

到了东京的那天，她们来到新宿。午饭的时间刚刚过去了。那位朋友没说清楚在哪一带看到他们。夏心桔和夏桑菊只好分头在街上寻找。

夏心桔沿着一条小巷去找。她忽然很害怕找到他们。见面的时候，说些什么好呢？她有点后悔来到这里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她看到孟承熙了。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。他看上去老了许多。他瘦了，改变了。他在一家简陋的汤面店里，正在收拾客人的剩菜残羹。她走到一根电线杆后面偷看他，不让他看到自己。她在那里久久地看着这个阔别多时的男人，突然感到强烈的惋惜。他从一个建筑师变成一个厨师了，那不要紧；但他从一个清朗的男人变成一个猥亵的异乡人。他口里叼着一根烟，满脸风霜。然后，她看到孙怀真了。她穿着白色的围裙，脸上涂得粉白。她老了，变平凡了，眼睛失去了光采。她拖着一大袋垃圾唠唠叨叨的，跟孟承熙好像在吵架。孟承熙把烟蒂扔下，拿着那一袋垃圾走出店外。

夏心桔连忙转过身去，不让他看到。他就在她身边走过，认不出她来。

在孟承熙回来之前，她匆匆的走了。

当她转过街角的时候，她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悲哀。她一直没

法忘记孙怀真和孟承熙对她的出卖，然而，这一刻，她原谅了他们。他们为爱情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牺牲了自己的前途，流落异乡。他们本来不需要走，因为要向她补偿，也就放弃了自己的生活。他们爱得如此之深，她凭什么去恨呢？那个女人毕竟是她青梅竹马的好朋友。而那个男人，她已经不爱了。只是曾经不甘心。

从东京回来的那天晚上，她想起了邱清智。那时刚好接近他下班的时间。她打了一通电话给他，约他在机场的餐厅见面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

这个曾经和她互相慰藉的身体，再一次坐在她面前。邱清智没有改变，她自己也没有改变。当年被背叛的两个人，竟然活得比另外两个更好。跟孙怀真比较，她是多么的幸福。

“我在新宿碰到他们。”她说：“他们在汤面店里打工，生活不见得很好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邱清智说。

“你知道？”她诧异。

“怀真写过一封信给我。我是那个时候才知道他们在日本的。

他们在那里半工半读。”

“为什么你不告诉我？”

邱清智沉默了片刻，终于说：

“我害怕你会去找孟承熙，我怕我会失去你。”

夏心桔望着眼前这个男人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。她曾经有没有好好的看过他和爱过他？她一直认为他和她是无可奈何地走在一起。他们互相报复，也互相怜悯。她从未察觉，从某天开始，他已经爱上她了。

她为什么要否定这段爱情？没有追求，没有等待，没有患得患

失,便不值得留恋吗?当他吮吸她的乳房的时候,他爱的是她。当她抱着他睡的时候,她心里是快乐的。她却害怕去承认她已经爱上了他。

她的爱是高尚的,他的爱是次一等的。她坚持那不是爱。她一再怀疑他的爱。他们几乎不再相见了,才让她知道他爱她?她虚度了多少光阴?

现在,她坐在电台直播室里。今天晚上最后的一支歌,是《That's What Friends Are For》。那是他和她一起唱的第一支歌。他们两个在厨房里洗碗的时候,有柄的锅是他的吉他,没有柄的锅是她的鼓。那些日子曾经多么美好。他们才是一对。为什么她要等到这一刻才猛然醒觉?

多么晚了?多么远了?

2

自从离别后,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日子,邱清智从来不敢去拧开收音机。这天晚上,他开车经过九龙太子道。月色渐渐深沉的时刻,他毅然拧开了车上的收音机。夏心桔那把低沉而深情的声音在空气中飘荡。那是他曾经多么熟悉的声音?

思念,忽然泛滥成灾。

一个女孩在节目里说,她会用一生去守候她那个已婚的男朋友。

夏心桔说:“你也无非是想他最终会选择你吧?如果没有终成眷属的盼望,又怎会用一生去守候?”

139298505

那个女孩说：“守候是对爱情的奉献，不需要有结果。”

邱清智淡淡的笑了起来。男人是不会守候的。男人会一辈子怀念着一段消逝了的感情，同时也爱着别的女人。守候，是女人的特长。

然而，邱清智也有过一段守候的时光。

四个人同住在太子道那所老房子的时候，有一段日子，他要通宵当值。下班的时间，刚好和那阵子要做通宵节目的夏心桔差不多。早晨的微光，常常造就了他们之间那段愉快的散步。他在回家的路上巧遇过她两次。以后，他开始渴望在那条路上碰到她。如果那个清晨回家时看不见她，他甚至会刻意的放慢脚步，或者索性在路边那片小店喝一杯咖啡，拖延一点时间，希望看到她回家。每一次，当她在那里遇到他时，她总是笑着说：

“怎么又碰到你了？真巧！”

她所以为的巧合，无非是他的守候。

回家的那条小路上，迎着早晨的露水，两个刚刚下班的人，忘记了身体的疲倦，聊着自己喜欢的音乐。有时候，邱清智甚至只是静静地听着夏心桔说话。她的声音柔软而深情，宛如清溪，流过他的身体，触动他所有的感官，在他耳畔鸣啭。他知道，有一天，她会成为香港最红的一把声音。当她为了工作上的人事纠纷而失意时，邱清智总是这样安慰她。

季节变换更替，他和夏心桔已经在那段路上并肩走过许多个晨曦了。每一次，他也觉得路太短，而时光太匆促。

回到家里，他们各自走进自己的房间。许多次，孙怀真会微笑着问：“为什么你们常常都碰巧遇上了？”而那一刻，夏心桔也正睡在孟承熙的身边。

那段与她同路的时光，愉快而暧昧，也带着一点罪恶感。假使他没有守候，只是幸运地与她相遇，他也许不会有罪恶感。然而，带着罪恶感的相遇，却偏偏又是最甜美的。

既然有甜美的时光，也就有失落的时候。邱清智告诉自己，他不过是喜欢和她聊天罢了。他和她，永远没有那个可能，从一开始就没有。

那是秋天的一个黄昏，家里只有他和夏心桔两个人。他的房间里忽然听到唱盘流转出来的一支歌，那是 Dan Fogelberg 的《Longer》。那不是他许多年前遗失了的一张心爱的黑胶唱片吗？他从房间里走出来。夏心桔坐在平台旁边那台古老的电唱机前面。她抱着膝盖，摇着身子，夕阳的微光把她的脸照成亮丽的橘子色。

“你也有这张唱片吗？”邱清智问。

她点了点头：“你也有吗？”

“我那张已经遗失了，再也找不到。你也喜欢这首歌吗？”

她微笑说：“有谁不喜欢呢？”

他望着她，有那么一刻，邱清智心里充满了难过的遗憾。他努力把这份遗憾藏得深一些不至于让她发现。他常常取笑自己，他那轻微的苦楚不过是男人的多情。他怎么可以因为一己的自私而去破坏两段感情？况且，夏心桔也许并没有爱上他。

可惜，有一天，他禁不住取笑自己的伟大是多么的愚蠢。

那天晚上，邱清智回到家里，发现孙怀真不见了。他的两件衬衫，洗好了放在床上，但她拿走了自己所有东西。那一刻，他下意识地冲进孟承熙和夏心桔的房间。放在地上的，只有夏心桔的鞋子。枕头有一个天蓝色的信封，是给夏心桔的，那是孙怀真的笔迹。孙怀真和孟承熙一起走了。